

景明刻本百陵學山

十四

論語筆解一卷

昌黎韓愈

趙郡李翔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韓曰天命深微至賾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夫其傳惟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脩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摯之說諸子罕造其微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韓曰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旣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李曰上聖既順天命豈待七十不踰矩法哉蓋孔子
興言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也刪脩禮樂詩
書皆本天命而作如其順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

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
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

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仲
尼此言而尋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知
不器在汝非謂小人明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
朽也於予與何誅

韓曰晝當爲晝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
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又曰於予顯是言宰
予也下文云始吾今吾者卽是仲尼自謂也

李曰於予與何誅并下文於予與改是二句先儒亦
失其旨吾謂仲尼雖以宰予高閎晝寢於宰予之才
何責之有下文云於宰予言行雖晝寢未爲大過改
之不晝亦可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韓曰直當爲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者歟矣

李曰洪範三德正直在其中剛柔共成焉無是一者必有咎况咸無之其能免乎包謂誣枉正直則罪無赦何幸免哉馬言自終又非生也之義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韓曰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爲擲益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

告子路云予道否不行汝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李曰古文濶畧多爲俗儒穿鑿遂失聖人經旨今退之發明深義決無疑焉

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韓曰以爲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爲鳴鳴之鳴雉之聲也

李曰子路拱之雉嗅而起記者終其事爾俗儒妄加異義不可不辯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則屢中

韓曰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富不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中其空也貨當爲貲植當爲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

李曰仲尼品第回賜皆大賢豈語及貨殖之富耶集解失之甚矣吾謂言語科實資權變更能慮中乎卽回之亞匹明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韓曰孔說非也吾謂善人卽聖人異名爾豈不循舊迹而又不入聖人之室哉蓋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可循迹而至於心室也聖人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踐非子張所能至爾

李曰仲尼言由也升堂未入於室室是心地也聖人有心有迹有造形有無形堂堂乎子張誠未至此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韓曰死當爲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

李曰以回德行亞聖之才明非敢死之士也古文脫
誤也注從而訛舛退之辯得其正

點爾何如至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韓曰浴當爲泔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
之理哉

李曰仲尼與點蓋美其樂王道也餘人則志在諸侯
故仲尼不取

君子有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韓曰仁當爲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既
稱小人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

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李曰孔注云備是解其不備明矣正文備作仁誠字誤一失其文寢乖其義

原壤夷俟子曰老而不死是謂賊以杖扣其脛韓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爲夷俟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旣責其爲賊又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韓曰時當爲待古音亦作峙南人音作遲其實待爲得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韓曰上文云性相近是人以可習而上下也此文云
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
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
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與此篇二
義無明焉

李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惟命之說極矣學者罕
明其歸今二義相戾當以易理明之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又利貞者情性也又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謂人性本相近於靜及其動感外

物有正有邪動而正則爲上智動而邪則爲下愚寂
然不動則情性兩忘矣雖聖人有所難知故仲尼稱
顏回不言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坐
忘遺照不習如愚在卦爲復天地之心遠矣亞聖而
下性習近遠智愚萬殊仲尼所以云困而不學下愚
不移者皆激勸學者之辭也若窮理盡性則非易莫
能窮焉

韓曰如子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天地
之心其遠矣乎

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子
曰鄉原德之賊也

韓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迤邐原柔後人遂誤內
柔爲鄉原足以明矣

李曰義連上文內荏古嵐字亦類柔字蓋仲尼重言
內柔者詐爲色厲則是德之賊也

韓曰外柔而內厲則尚書所謂柔而立也若外厲而
內柔則是穿窬盜賊爾

丘隅意見一卷

役羽喬世寧景叔

自註疏成而漢註廢矣自大全成而宋註又廢矣故類書者僻方初學之便無閱覽慎思之益也

今字學不講點畫失據朝廷誥制獨用中書字體古法帖遂盡棄不行洪武正韻又止用於章奏而生徒未嘗遵守學官無所駁正甚非所以廣同文之化也故字學宜以唐石經與正韻爲法而詩賦家亦宜以正韻與唐禮部韻並行也

古人制作事事精於後人惟曆法則後日益精詳內六卿分職守令則六卿之責皆萃焉外三司分職

守令則三司之責皆萃焉故非才識不可以漫授非
久任不可以責成今旣不擇人又不久任故日益貪
肆無忌百姓日嗷嗷難堪矣

古者大行有大謚小行有小謚蓋當實示訓且勸懲
在也今制官非翰林者不得謚文則已不得其情矣
又必待其子弟乞請而後得之則又非所以示公也
惟當令禮部以大臣宜得者卽疏請下部院覈實與
九卿翰林傳議然後斷自聖裁而賜之其子弟不
敢乞請不當與而乞請者亦必不行庶幾昭天下之
大公而激勸臣節者不小矣

古者爾雅列諸小學蓋識名物便訓詁自童子始也
釋名廣雅爾雅翼獨斷古今註諸書皆爾雅之緒餘
也今士習草畧登仕太易五尺童子卽記誦陳言以
幸一旦之遇而古今名物無一識者此習俗之大患
士所以鮮經世之學也

洪武時用稅戶人才如嚴震直沈玠之類卽漢貲郎
之意也與近時入粟買官者殊矣

今天下民貧極矣竊觀民所由貧者五水旱一也遇
盜賊起者二也賦役日繁重三也吏貪暴四也風俗
侈五也水旱者天也盜賊者不可豫謀者也賦役亦

有必不可已者救時急務惟懲貪禁侈而已俗侈起於京師吏貪始於上官今戚里做大內大家倣戚里衆庶倣大家習以成風傳式海內故京師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於藩臬又至於卿寺皆遍相賄賂以求遷補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故諺曰得詔書但掛壁其此之謂哉

攷會典所載屯糧當天下賦稅十之三四以今事勢觀之則可行於腹裏衛所而極邊衛所未能盡舉也蓋虜勢日益猖獗矣戰士不解甲而卧郎有田安得